天方至聖實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九

遷都元年事實

遷都元年已未即爲聖十四年壬
爲啓懸歷治衡咸
子王三十四年○
啓密居審爾格王九年○東[illegible]靖將皇十九年
○是年天下同春謂年首正月各地所建不同
如建子建丑建寅錄而是年則天下正月同爲
一月也○西歷論年有太陽年太陰年太陽年
之首月日春正月此一定不動之月也太陰無
之首月日正月天方名日母哈闕則造運透移
不同所謂動之月也總以十二月一轉輸替十
四時之中約三十二年而太陽太陰兩年爲一
合是年而年之正月並與東歷之正月實密之
正月同爲一月也○天方以遷都年爲歷元王
于承世不易其後各閏帝王之紀年皆必用遷
都年而紀其閏之年也○今康熙辛丑六十衛

為遷都一千二百二十三年、此合西歷太陽年也、若變為太陰年、則遷都一千一百五十七年也、此年數、乃據天方歷書、與東歷甲子編年、推算準確、與坊俗小歷年數不合也、

二月（色法爾）逆人謀殺聖

先是聖命弟子暨穆衆、預于朝覲月、遷默底納、自與補白克爾里居墨克待命、時古來氏之逆徒、及二氏之頭目、見聖道大行、穆人日盛、穆衆俱遷默底納、益怒曰、親戚離間、朋友疎失、皆此一人倡之也、若不殺之、禍將無極、因會謀于納底濾宅、最靜密之所也、以下里、

斯裴野老自稱納直地人特來陪議時古萊氏貴冑二氏頭目俱在共議曰穆罕默德之事衆所見矣日盛一日動言奉眞主明命闡揚正道革除邪學并欲毀滅佛像壞我祖教教門若不急爲翦除恐吾輩無孑遺也奚挲牧曰拘之不容其黨會已矣納直地老人曰設拘之其黨衆從各方來攻劫奈何卜合忒喇曰逐出境不爲吾患已矣老人曰其甜美之言極能動人彼若出境說合諸國并力以

兵來攻蚊克孤城何以抵敵、厄卜折害曰吾有美計、恐諸公不能用也、殺之為佳、伐樹除根、合城之人抵一命、納贖已矣、賄其宗長、不來爭血、無事矣、衆曰彼有神術、有爾里之勇、倘事不濟、奈何、折害曰多選壯丁、披甲仗劍、夜半破門而入、逼近寢榻、殺之必矣、納直地老人讚曰、美計也、宜速行之、恐有洩漏、彼有防備、則事不濟矣、遂暗傳各氏壯丁、佯言明晨會獵于爾吃白（蚊克南郊小山名）必于今夕齊集

克而白朝堂、賭嘱殺穆罕默德、衆皆默會集至數百人、聖人早已神覺、命爾里寢其榻、告以故自匿別室、入夜聖預啓戸待之、羣凶狰至、聖迎出、以土灑之、衆皆目瞪、厄卜折害呼曰、汝從穆罕默德之教者乎、聖應曰、然、聖出衆入、逼至榻前、揭帷見爾里、躍起喝曰、汝輩何爲、衆大驚、且走且荅曰、尋穆罕默德也、一擁而出、聖復迎門而入、呼曰、汝輩何幹、衆慌遽、不識聖、對曰、尋穆罕默德也、聖曰、方灑土

而出者是也汝輩不識耶、衆以手摩頭、俱得
主、愈怒曰、不拿穆罕默德、誓不歸、于是分頭
追尋、達旦不獲、
聖受命遷默底納、以是月下旬出墨克、補白克、
從之
時聖爲衆逆追尋甚急、聖從容向倈腦之丘
聖初修道處、忽哲白爾衣勒降示命曰、就此遷默
底納、聖受命、潛至補白克宅、曰、有命遷矣、速
備裝從吾往、補白克曰、聞之凶逆猖獗、奈何

聖曰、有主也、補白克整車載眷屬、聖曰、且緩須聽吾調度、行囊交付傭人、約于三日後晨、送牛洞交代、吩咐補白克子、曰在城中、探聽消息、夕至牛洞稟報、補白克僕、牧羊夜至牛洞、送乳、皆可囑、謹密勿洩、補白克尚不知牛洞之意、聖挈補白克、潛出壘克、此是爲聖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那閃白夜也、○當初穆人被禍時、補白克曾逃海北路遇杜勿訥子、壘克頎彥也、問曰、爾何往、曰、國人爲禍、吾將

遊方事主也、杜曰、未可、宜從吾歸、吾護汝、論衆曰、忠厚老成、國家之瑞、何舍而去、吾今護之、任其所事、無敢禍之、有敢毀侮、吾共報之、衆約曰、隱行可也、已而補白克大啟堂宇、肆禮誦經、補白克誦經多啼、衆厭之、請于杜曰、彼不能隱其事、請退護逐之、杜以告補白克、克曰、吾謝君護、而投主護矣、遂歸于聖道、其故、聖曰、遷徙有地矣、其地產萬年粟、天神告吾、吾爲黙底納也、補白克遂欲遷、聖曰、尚未有

期也待命、至是從聖遷焉。

匿牛洞三日夜。乳鴿守洞。蜘蛛網門。第四日晨行、

時衆逆各處追尋、聞聖在補白克家、尋至、問其女、答曰不知、厄卜折害輸掌、破其面去、衆意其向默底納路必出北門、向北追之、聖與補白克方行至牛洞、追兵適至、僅離數丈、聖適入洞、逆猝至、忽二鴿飛起、遺數卵、蜘蛛網于門、衆曰、此處無人也、厄卜折害高呼曰、爾

能捕捉穆罕默德或補白克一人者、賞百雙衆逆愈加追尋、忽數逆來洞口、坐地相語、曰、二人當匿此洞中、前去無避處也、一人曰、或三人來此、見有乳鴿蛛網、不好入也、又一人曰、穆罕默德有神術、衆人不及也、又一人曰、吾以公論、彼爲天聖、從之爲是、奈何以私忿逼走、國有此人、增多少福利、復聞一人、奔踢暴至、曰、乳鴿已去、蛛網可破、胡不入洞搜之、補白克聞之、驚曰、何以處此、聖人曰、勿憂、有

主偕吾、補白克愴惶不定、聖曰、汝何疑、吾二人也、尚有第三者在焉、眞主是也、俄聞數騎至、呼曰、穆罕默德在前、數箭地、胡不追之、衆逆俱去、補白克心稍定、時洞中有小隙、補白克畏蛇蟲、以衣塞之、復見多隙、裂衣塞之、衣盡赤身而立、聖呼樹來障其門、每夜飲羊乳不飢、補白克子傳遞城內消息、越三日夜、第四日晨傭人送行具至、乃出洞、投向默底納道、嚮補白克子諭爾里、俟逆風稍息、遂發

黜底納

賽喇格追之求脫白里德追之。順教

古來氏逆衆追聖不得、乃馳書各鎮守將、率兵追趕得一人者、官世爵、兵賞一人之賍錢、賽喇格東鎮之守將也、率驍騎百人追之、時聖自出洞、奔行一日夜、至晌午、息巘下、牧人進羊乳、方飲訖、追兵至、補白克慌遽、聖人固勿懼、有主也、追兵逼近、僅隔兩射、補白克哭聖止之、對曰、爲聖也、非爲我也、聖曰、若是則

吏不應哭矣、默視曰、真主任爲之怨賽馬劉人仆、告曰、吾知聖人之道矣、求俾我脫、吾贈以令箭前去、任聖所往無阻、任取吾兵無禁、聖曰吾無需此也、吾有天箭也、意謂以馬尼、也、弟爾欲求脫、須求兩世之脫離也、意謂得正道也、哀哀求脫、聖乃縱之返。○白里得西鎮之守將也、領七十騎追至、不敢動兵、聖問爾何人、對曰、白里得、聖以目視補白克曰、盍事冷矣、蓋以白里德之字意冷也、復問爾何

氏對曰、色合木、聖曰、爾之箭出矣、蓋色合木之字意箭也、箭出則不能返矣、白里德曰、君何人也、曰眞主欽差穆罕默德也、曰以何爲敎、曰從正黜邪、奉事眞主、不拜假像、白遂下馬、伏地請罪、并求指示、高誦淸眞言、曰我証萬相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順敎、請歷聖往辭之、曰請守地方、保護正敎、允克爾職、毋爲我慮

或問曰、古來氏不過墨克之巨族大戶也、

何能馳書遣將、而將又任其賞罰黜陟邀
荅曰、古來氏世替王家矣、自他吏部授王
與、聖璽不受、蓋不欲以尊威臨民、惟欲以
道德覺衆、則王無尊位、而合族皆得有王
之勢、功利之士、不畏璽、而畏王、咸得藉王
勢以進、故其進黜賞罰、不能不聽其操縱
也、然則亦有首從乎、曰、強者先、弱者附、財
貨聽所欲取、不計其力之不贍、此則衰世
壞亂之政也夫

祖杯爾進表

祖杯爾聖叔也、其時尚未入教、自沙收經營歸來、過聖問所之、聖告以遷黙底納、祖愕然曰、親族爲禍、遁爾遠遷、吾之過也、吾亦欲從汝往、但尚有待、舉沙收帛二端、進曰、畧爲表蔵天差徑往黙底納、後再無人追矣、吾能退之、聖曰、叔聰明天縱、當以順主命爲急、塵刹非久安之鄉也、祖曰、諾、吾心順久矣、聖曰、秋稼在苗不成實、奈何、叔曰、時也、聖曰、時不我

原缺

三月勒比而立與卧立上旬聖至默底納

默底納距墨克北二度四十分、當直線路六百七十里、計程近八百里、聖于二月色法爾月二十四日都閃白、昧旦出墨克居洞三日夜、二十七日晨出洞、在路十二日、今為三月勒比而立與卧立、初九日都閃白、晌午入默底納城、

先賢一卜尼爾巴師曰、聖人初生之日都閃白、為聖之日都閃白、修克爾白安元者

之日都閔白出墨克入默底納及謝世之日皆都閔白其巧合未有甚干此者葢都閔白者天運七日來復之第二日也其日爲屬七政中之月運識者曰聖日象也動合月運資明之意也故天下古今爲聖爲教未有如吾聖之明者

國人遷土郊迎四十里

自諸弟子遷至默底納國人已知聖人將遷而未有期及探得聖已出墨克而復不聞遷

至意其他徒、不知其居洞有三日也。俄有二氏賈由堅克來云、呼爾衆所望之福慶至矣、天差穆罕默德距城百里、翌日必到也。國人驚起、文武官民暨一切先達子弟士庶、悉出郭迎之。文官華衮、武弁戎裝、士民盛服、迎至四十里外、待聖駕于合助山下、官民以次謁見、共稱天聖天差、歡頌踊躍、如沉霾後忽見晴日、欣覩豐儀、既徹、乃從入城、時爾里亦到。聖由右道入、就額遜部府居

由右道人示別左道也、右道爲正道、左道爲迷道不中道示謙也、始入城凡官家巨族、俱欲居聖爭執駝轡、聖誓曰、委之、委之、任駝之所之、至額通部府駝忽卧倒、遂寓之、額通部廨卑且狹、衆欲移寓、聖曰、有誓在前矣、衆竟其宅、何貴而蒙寓聖之福、府有二孤、爾牧耳之子也、聖本孤而愛孤、與主恤孤、而以孤親孤均得愛也、補白克守門、爾里司閽、衆輔從分寓于各戶、聖諭免謁見、默坐三日于第四

日晨乃啟門升堂拊擗、以手撫胸也側坐向南偏東[illegible]
衆請正位、聖曰、正面、王者之坐也、爾聖侍[illegible]
曰克引衆謁見、次第通名、聖諭毋行屈躬、親
地禮以口親地額不至地也先輔士見、次遷士見、次孫
首見、次默底納之文武官員見、次紳衿大戶
次耆老鄉碩、百姓、無論貧富貴賤男婦、凡願
見者俱次第進見、悉行跪拜親地禮、無叩頭、
咸曰、感謝真主吾輩仰慕天差聖親久矣、今
乃獲覩尊顏、真如日麗中天、乾坤生色、品物

蒙光于時升降拜揚稱須不置、每拜禮際聖必俯揖欠身、謁拜既已衆退歸舍、計其往謁之時、尚未移晷、適城駭異、此聖至默底納初顯第一件感應也各第供應賫至、官紳皆服役焉

購地建寺造宮室

即依額迺部府旁購地建禮拜、寺造宮室、衆家俱發願施地、不敢價聖人曰、吾來未施一德、先占爾地耶、衆曰莫非聖地也、聖曰、然吾

財。衆財也。不應予。蓄而得地。按各家原價賞之有增建者。恐如數增之。戎工日寺宇宜崇廣。宮室宜卑狹。宜樸毋華。門高廣僅量容出入

改元遷都元年

天方世紀、以氏號紀例、以大事紀年如所开、以開闢紀通鑑。以降凡紀年開闢、非氏號也。可开為天下人類元祖、尚無氏號、既為開闢之始祖、即為開闢氏也、努海以後以開陽紀國

努海之孫號開柝默始受命爲皇帝以洪水紀年努海之世洪水汎濫于天
下易卜。喇欣以世康紀國。闢賜帝之後有開古氏號世康掌天
下易國號以建極紀年易卜喇欣受命。重建克而自克而自乃因極之中攄
也故日建極吾聖以阿爾璧紀國。以遷都紀年阿
爾璧非氏號也吾聖不以氏族顯不因氏號
興、阿爾璧爲天下之祖國、即萬方之統會、與
天地四極之鍾向也、聖人繼千古之統、歷承
世而繼替即爲阿爾璧。。。氏也以遷都紀年者
遷都乃聖道始亨之會也與治明勢、詠惡剖

逆人心而順。大道行。表正四方。鼎革千古。垂萬世無疆之業。皆自還都始事無大于此者故以還都紀年焉

以補自克。歐。墨。爾歐。士。茫爾里為四配。韓澤等四十五人為輔士。爾牧立等一百五十人為選石[illegible]斯勒等一百五十人為侍從

四配乃品德兼優幾及聖人者也。輔士乃輔助聖教。文武兼全。道德充富者也。選士乃薦信聖教。忍受艱難早遷默底納者也。侍從乃

從衆遷徙者也通爲三百四十九人從聖自
墨克遷默底納至是乃分別品第。以辨尊次
以蘇爾阶偕額美德翟合爾三人爲默底納都
掌
三人皆默底納。人也聖初受命府。有默底納
老人古來作率三人來墨克進教并請聖遷
默底納是此三人者始進教之故老也聖人
重之。至是以三人爲默底納都掌掌管民間
戶婚田土事務。一切詞訟悉以咨之

命諸輔遐連盟結義互受遺財

當時輔遐衆士多係縲孤、雖有族屬、居不同國、且多別教、身死而家財無歸、聖命同會之士、各以近黨連盟結義、利害共之、死則本盟分受其遺、他人不得爭執、然此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至百德爾征後、此命革矣、蓋其時各有親黨云

命寧薦等往墨克、取眷屬

時墨克凶風已息、聖叔爾巴士戒約衆曰、穆

罕默德已遷默底納人心歸順教道大行、故輩從此各安生業、無復爭仇、默底納之禍、不到墨克、墨克人無容生禍、到默底納、眾應聲曰、謹遵命、但當寄語與彼墨克、禍不到默底納、默底納人亦不得生禍到墨克、則兩禁可保長安矣、爾巴士應諾、馳書到默底納、聖以示眾曰、允約與否、其在汝眾、眾應約、聖人喜于是命宰萬往墨克取眷屬、并囑爾巴士勉固眾約

恢復聚禮爲定制

眞主敕命、聚禮、七日一次、方云主穆爾論曰、嗚乎、信民、如宣禮于聚日、即趨赴寺念主、棄營藝、斯于爾爲至善、爾知營藝之事小、而聚禮之功大也、聖人曰、維眞主命我民聚、于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欽命、孰敢遺之、茫昧輕視、自敗自閉、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緊、〇聚禮儀制、曰、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欽主歸眞之義也、七日周復、合衆聚以成一聚、是以太

聚、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釋拘擄、寬責讁、厚施豐餼、日甫昃、贊教宣禮、咸潔身、沐浴、盛服佩香、閒宣、即趨赴寺、謁拜、既齊、各禮四拜、聖則也、序班止靜、首領陞座、再宣禮告諭、領先主、次聖、次羣賢、次入告誡衆庶之僻、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僻、諭畢、贊教中禮、肅班如序致意、入禮、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爲主制、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同拜、非其國、復晌禮、主制

四拜聖則二拜終以禱其法曰聚禮必王都、禮法具尊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賢舉學非其人不顯、非其國不全、非其日將不聚、聚之義大矣哉、四人成聚、凡居家貞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其者無責、野人無責、旅人無責、老弱廢疾幽禁無責、以上俱制禮法詳解俱見天方典禮七日一聚古禮也、自阿丹至于爾撒數百代聖人、數千年教典行之無替、爾撒之後、二氏縱橫、佛氏亂中此

禮漸寖至是乃命復之、而定其制、示無更其義、蓋曰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人生歷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數、至于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所以答真主化成之恩也、是日之貴、未可言詮、人于是日幹功、功準百倍、于是日爲過、過亦百倍

天方計日之數、以七日一轉、合七政之迭

運也、初日屬土、一日屬日、二日屬月、三日屬火、四日屬水、五日屬木、六日屬金、聚禮于六日也、自開闢至于今日、聚期無改、故二氏有聚禮于初日者、如朱乎得有聚禮于一日者、如忒爾撒、皆失聚之義矣、聚原爲萬物聚成之義也、萬物聚成于第六日也、

回月（物比而立同後爾）增居人之禮二拜

居人、居家之人也、以別于出行之人、自登程

之夜受命一日五番天命之禮、每禮二拜、[illegible]沙日禮係三拜、至是遷默底納居處定矣、則于晌晡夜三禮、各增二拜、每禮為四拜、因在外勞、在家逸也、又以謝真主命遷而得安、以行教之恩也、故凡出行、則仍其初制、禮二拜、其增之減之、悉從真主之命也、苟人以私意自行增減、如居家禮二拜、出行禮四拜、俱以違命論、

回王來朝四譯表貢

百王乃阿爾蘇沙牧密速爾濟北湊耶滿曾密諸屬國王也、四譯乃法爾西七爾基欣都新都藏基晝喇桑諸屬國也其中有以闢風至者、有以占星卜兆至者、有以博通古典應候而至者、故至是月也、遠近畢至、若會同然、聖人俱優禮欽敬諭曰、明真去偽、倡正黜邪、爲上治治八之急務、任憊爾世之凶、從善爾世之吉、鑑往知來、無任自怨、僉曰、謹奉教

五月昔馬獨立與卧立易卜尼巴喇目率弟子七百衆

自海泊邇來默底納入敎海泊邇順

海泊邇乃近默底納之巨區、俗行朱乎得敎、易卜尼色喇目其敎首也、號二不獨喇希博通經學、久知末世有大成聖人出、古經詳載生年月日、鄉國里戶及生世之祥徵瑞應、儀容行實、悉嘗識之、至是聞聖之名之敎、猶恐未必果、欲診視之、或告于聖人、聖差輔士賽爾弟斡歌士持書往敎、二卜獨集弟子數千人、計議、取古經若干種、搜奇選異、輯爲千問、

諒舉世人無能擅答者、復于弟子中選才拔

尤彙七百人、俱各熟識千問、相約曰、吾以此

往問之、若其能答、盡合古經、其為末世大成

聖人無疑也、吾等必從其教、順天命也、若不

能答、則非聖人矣、必辟其妄自稱尊之罪、衆

汗都惟師命是從、二不獨遂率七百子弟、隨

賽爾弟來黙底納見聖人、于時聖人登座、羣

弟子侍立、哲白爾衣勒降、旁坐、聖召二不獨

與七百人俱入、二不獨疑曰、一堂也、曷能容

七百人及入堂不覺大而七百人各得盡位、猶自寬裕多餘地、二不獨與衆瞻驚禮畢命坐、聖人曰、何爲而來、對曰、爲求道來、曰眞求乎、僞求乎、對曰、眞求也、聖人曰、善、有感明聞二不獨先舉三問、聖荅之、復次及千問、聖一一荅之、悉如古經所載、兩邊弟子筆記之、有另紀千問錄問荅既已、二不獨曰、唧、天差如是之蒼自意乎、抑有所受乎、聖人曰、眞主授之、仙碑載之、神明通之、二不獨起、整衣倒地伏首、太

呼曰吾聖與天差也、大成封印聖人也、弟子嘗得古經、載之如此、今天差所答、一一適合、如此聰明睿智、雖神聖不及也、遂率七百弟子、傾心順教、將當晌禮、七百衆從聖禮晌拜、討其二不獨入見聖時、日方晌、落落于問、而退時日尚未移、畧衆愈奇之、二不獨復請曰、弟子乃海泊邇教首也、有朱乎、得誣誦妊娠、請聖治其罪、聖人曰、吾將試之、馳命召其頭目某甲至、既二不獨惟後、問曰、二不獨何卿

人也、對曰、尊大學人也、尊大學人之子也、聖人曰、彼順正教矣、對曰、彼不順也、曰、若順若何、對曰、決不順也、彼無學不通、無理不明、世爲吾人教首、忠信仁愛、海宇咸瞻、吾人尊之若帝若王、肯捨罔極之尊富、而順汝之教耶、聖呼二不獨、獨高誦清眞言而出曰吾順教久矣、諸公其棄邪而歸正乎、其道眞、其教明、實爲天差大成聖人也、順之者兩世俱安、逆之者兩世取辱、衆愕然變色、曰此鄙陋人也、

鄙陋人之子也、吾地最惡之人、爲衆所棄而逃來此耶、聖人曰、信乎汝教首之言也、爾里奮劍欲殺之、聖人止之曰、勿吾尚未受命以劍行教也、逐之、厚賚二、不獨暨其弟子、歸榜示正教之聖、爲教之法、并曉諭逆黨之奸詭、逕福海泊邇士民全順、

堂廣不過數步、而容千人、各得其位、復有寬裕餘地、此示聖地無處所之拘也、不移晷而千問千答、復多波瀾、詞藻搖曳、文章、

此示聖時無光陰之礙也、經曰、至聖無晨又曰、眞主闕下無晨夕、近主之人、亦無晨夕、于是知涵蓋之遠云、

六月 哲馬獨立、何後爾

法爾西墨朱士賽里茫投順

墨朱士、乃拜火人之教名、賽里茫、爲法爾西厄素福抗鄉人、父治農、行墨朱士教、拜火、終日守火不離、曰、萬物莫尊于火、吾以是爲道矣、賽吉獨異、嘗欲遊訪正學、弟賦質怯懦、貌若嬌娃、父珍愛護惜、嘗不令出戶、一日有要

務命賽入城囑其早歸而歸甚遲詰之對曰過天主堂會其拜期誦經入觀之其壇場莊嚴禮貌恭敬問其爲教之理答曰吾輩奉教者也須得沙牧教鐸問之父曰吾有祖父之教可守強于彼教也賽于是留心于沙牧遇沙牧賈滑附逃于沙牧訪耶蘇會士唐爾旄問道洽意遂入天主教久之見其誇富喜辯而貪厭之未幾唐死衆爲之厚殮隆葬賽不與焉衆責其不服弟子禮賽曰夫子貪貪乃

萬惡之首、吾師萬惡之首耶、衆益詆其誣衊
曰、發其私藏、可証也、發之、得金寶七箱、衆憮
然曰、爲教師而聚斂如此、貪夫何容禮葬、乃
抉塚起尸、號令于市、寸磔之、另擇廉者位之、
服事數年、又將卒、請囑、當師何人、曰毛遂里
有朱乎、得行古教、可往投之、未幾又死、臨卒
囑曰、此地無高人矣、納雎濵有道長某善世
學者也、又投納雎濵師、師曰、以爾之學、吾不
能爲師也、二本師博古通今、神識無並、可往

投之、復投二木、師居一月、師曰、吁、賚里淽歟、以天賦聰明、廢却半生矣、志大而所遇皆小、求真而所得皆偽、吾非汝所志所求之師也、往事往矣、有末世聖人、生于墨克、遷于默底納、名穆罕默德、號額合默蕩、明真去偽、倡正黜邪、其古今教道之太陽也、彼教一出、衆教俱沒、似日之沒星月者、盍往投之、不負爾平生所志也、因向默底納、路遇賊、誦售與默底納賈、至默底納、聞聖將遷、私喜、迨聖駕至、欲

從衆出迎賈朱乎、得也、不允其出蓄粟一囊進于聖聖分給與衆、自未食也。賚私謂曰此一件也又曰進羊麪、曰嚮也、佈施天差不愛今也餽乞用之、聖少喫、亦分食與衆。賚曰此二件也門弟子喪聖親爲斂葬列坐于羣衆之間、卑躬俯首、若見大人狀。賚嘆曰居大位而不驕于門弟子、此其所以爲聖也、視彼諸家學人稍識章句、便嘐嘐然驕于其衆、更驕于其黨者天淵矣、因思学世勞勞、未得實際

今得正而不能歸、爲主人拘不禁淚下、聖晁
之問其故、賽告以始末聖奇之問于衆曰誰
願贖之、易卜尼爾巴師對曰、弟子願贖之關
于主人需棗樹三百棵、赤金四十兩、許贖、聖
諭衆助之、得棗三百棵、金盡一枚重僅値半
聖取蛋拈弄良久、兌之、如數以贖賽歸、其後
每從聖出征、多建功績、卒于遷都三十三年
壽二百餘歲云、

書二不獨順志學問之大者也、書賽里恙

順志歷試之深者也、所學不及二不獨面守舊不順者其猶執螢焰而違日星者也、所歷不及賽里茫而守舊不順者、其坐井而觀天者也自古至今、何執螢坐井之多也、嗚乎、世道之衰、有由也夫、

七月　卜勅哲　阿以涉成禮

先是爲聖十年、補白克以女娶阿以涉進、奉命納之、至是宰蔦奉聖命、從塁克取聖眷屬至、補白克請與阿以涉成禮、時涉甫九歲、聖

曰、未可也、俄哲白爾、衣勒、降傳命曰、文之頁、以入御者三、天癸至一、身材若成人二、明達事務三、阿以涉均有之矣、聰明天縱、顓達非常、繼爾以傳道者、此女也、自今日成禮後、循坐勿離、俾識爾之行事、爲後世教、其女中之法王也、聖因受命焉、

狼言于郊

黙底納郊、狼噬羊、牧人追之、狼踞壟頭、大聲言曰、天子吾蘇也、牧人驚曰、狼亦能言耶、獨

曰母驚、母異城中天差來、教人以正而人猶趨于迷、此則可異也、不異此、而乃吾異耶、牧人求乎得也、訪于聖前、告之順教、聖人喟然嘆曰末世之顯跡也狠亦能爲教

釋神滅

縣底納、嘗有姪神爲亂、家戶不寧、有納查爾婦叱之曰、汝不知天差聖人來此、知過去未來晝教人、夜教神耶神悚懼而退、從此不復聞有亂神、

盟首白樂屋額恩二弟卒

爾肫白盟會十二頭領之二也當時七十國人會盟于爾肫白當先敢言以約衆者二十也

遷士庫立蘇木卒

自遷縣厎納以來始卒者也

書盟首遷士卒志貴也

墨克二氏長阿孫倭里得死

二人乃墨克朱乎得戒爾撒倡惡之首也儀

里得將死、有怨聲、卮卜析害曰、何怨也、曰吾不怨死、弟畏駝夫之教勝壘克也駝夫謂里曾爲馭教也、額卜蘇稲揚曰、勿畏有吾在也、

諸二氏長死誅罪魁也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九終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

遷都二年事實

遷都二年庚申正月母哈閏十日齋天方以母哈閏為大陰年之正月以此月上旬之第十日名曰計什日方云于回曆是年西歷正月亦與東土正月會自古聖人嘗于是日齋、或為法、理則、此云天則、或為損納、此云聖則、默底納人舊行朱乎得教、以是日齋為法、理則、及順聖教、仍舊行之、或告于聖人、聖人曰、吾聞之、真主命母撒于是日齋、因其克費而傲王于是日也、亦復與

母撮聖人之攝納也、其後聖亦不以爲倆明言人亦不得以爲攝納也

三月絶法　聖受命以女法士黙妻爾里

法士黙聖之長女也、自幼稚容止端詳、德性莊絶儼然仙子、或云、聖夢啖天堂蘋果而授孕、故其顏色如蘋果、香艷絶塵也、生有三絶、一無月事、二無人欲、三生育頗繁、而終身猶處子、名法士黙、亦因其意絶塵也、聖人珍愛非常、求字者無虚日、聖皆不許、人以爲教道未行顛沛之際、無寧于議親、迄遷國以來、人

心既定、輔士求之不許、遷士求之不許、至于
歐塈爾懇求之、亦曰待命、然法士默年已及、
齊聖亦竊慮、一日哲白爾衣勒降曰、盍配爾
塈聖、曰爾塈晉從弟也、與法士默叔姪也、何
可以許、白爾衣勒曰、主命也、與時之權、有機
尚存焉、未為通法也、聖乃受命以歸爾里宣
白與衆、多士為証、親念虎士、自以金甲一領、
銀錢四百八十為聘幣、舉國賀之○一曰爾
里喜捨、囊空屢空、以戰甲售與歐思茫價銀

錢四百八十既付價閙其聘室乃并甲還之、曰以當賀儀故并以爲聘禮聖郎以其財備妝女

七月勒哲卜。東歷六月更向克爾白

克爾白天房名在墨克城中其位當天地四極之中央乃自開闢之初其主設之以作萬方禮拜之朝向也自阿丹歷努海易卜喇欣而下數十世禮拜皆以克爾白爲朝向至母撒因費而傲王殘蹫天方遂改向擺脫離叛

改德寺此云清淨室室在沙牧地當黙底納之西沿至達五德蘇來莊爾撒諸聖王皆然吾聖居塋克時禮拜朝向克爾白取近向也迄遷黙底納改向清淨室蓋從黙底納人向亦惡夫古來氏之亂以克爾白爲佛室也然亦嘗欲復古向以合乎聖祖易卜喇欣之向尋奉有主命不敢遂更俄于是月望日晌禮纔二拜鞠躬中命下轉向遂就鞠躬起更南向而完其拜因克爾白在黙底納之南也

其自遷都來朝向清淨室至此更向克爾白蓋十七閱月也後人名此寺曰兩朝寺○克爾白居大地之中又居東西兩向之中萬方之朝克爾白猶四體之朝心也二氏之向兩腋也謂朱乎得西向向清淨室忒爾撒東向以東為上方也獨吾人中向向克爾白克爾白處四極之正中也故吾人稱中民○朱乎得不從忒爾撒之向忒爾撒不從朱乎得之向吾人不從二氏之向以判三教焉吾人獨

執其中者也○或問曰聖人在墨克朝克爾白非奉命也遷黙底納朝向清淨室亦非奉命也而何必俟主命乃更向克爾白乎答曰真主無方也無位也東西皆在其掌握故經曰無東無西聖人以至誠奉主本其自然之性初未計其所向之東西也第知克爾白為上古聖人之朝向故在墨克即以克爾白為向知清淨室為中古聖人之朝向故遷黙底納即以清淨室為向且覩黙底納人朝向清

淨室者、皆遵古聖人之教也、今新奉教、多所將就、況事之可爲不必立異創新也、然意中嘗欲更向克爾白也、因有數意、一則聖有故土之思克爾白故土也、一則欲復乃祖易卜喇欣之向、易卜喇欣之向克爾白也、一則原眞主之初意、眞主設克爾白之意、爲作萬方之朝向也、若不以主命而遽更、烏足以服當世之人心、烏足以爲萬世之定法、此必俟主命而更之之意也、眞主即應其意而更之、其

中復有微義、不可不知也當時默底納迴國
行二氏之教既而歸順聖教矣、其中不能無
附會依勢而順者、不能無挾疑藏忌而順者
則順原非其本心、且埜克囚逆之待時來挑
撥、則其中既進而復欲退者幾半、外表順從
其心叛逆、真主欲章著其實、使穆民不為所
惑也、特以更向試之、乃以知誰為真心順教
始終服從而無改者、誰為假意阿從、一旦因
事而遂變者、向東向西、無可無不可也、數間

自擇、則是違聖也、改向既出主命、不改向則是違主也、試驗之義大矣哉、待命之義大矣哉、

嗚乎、更向一事大矣、事大、義大、是非大、關係大、忠奸賢佞以此而判、君子小人以此而分、造無量之罪業者以此、建無量之功德者亦以此千古以來、為聖為王為教為治、向背之機、利害之大者、莫甚於改革、而更向又千古改革之最者也、顧不大哉、當

時為更向事人心之鼎沸是非之擾攘出
教人教之紛紜毀詈讒罵滿道盈街閒友
離親日甚一日以至於邪焰烘天狂瀾掠
地自生民以來禍未有甚于斯時者也及
其久也亦自熄熄然其閒忠佞賢奸之辨
善惡是非之分章明較著于人世閒矣爲
功爲罪不昭若日星成後人視此當知所
以自處矣豈復因微有改革便起波瀾微
見是非卽生退畏也哉不則非所信之深

真即所守之未確也、體聖任道者、尤當力排衆議而不惑云、

改建寺宇

既改朝向、必改建寺宇、始而向西、今則改向南滿淨室在默底納西、爾白在默底納南也、克　聖率群輔、親運木石、安基立柱、以古巴寺爲大聚之宗寺、古巴聖人淨室之名、依古巴爲寺、故稱古巴寺、命曰、凡人沐浴恭虔來古巴禮拜、有如朝覲功、予是人多趨拜于此、雖遠居、必乘騎載車而至、後人凡朝覲謁後、亦

必至此瞻禮功課

始宣禮 方云邦格 納馬子

宣禮者宣揚讚頌曉諭人赴寺禮拜也先時禮拜或鳴鐘或傳邦喻人赴禮聖人嫌之嘗欲改制因其類于一氏也欲更之未果至是宰薦之子爾卜薦婆綠衣人授宣禮之言勿用梆告于聖聖曰眞夢也俄頃天默爾進曰夢綠衣人廢梆傳頌云云與爾一夢同聖益喜曰是可永以爲法矣命卑喇勒習熟按時

宜于禮拜之先、遂廢鐘擺、

八月拾而邪東歷七月。

九月勒墨藏東歷八月。始定齋制

前拾而邪月望日、眞主降命來月、勒墨藏月齋、示爲定制、凡屬穆民一體遵之、誥曰、嗚呼信者、夫齋在爾爲制、如在爾前輩爲制者、祇爲爾人謹畏、數日、凡病者或旅者、則限另日、在不能者、罰贖貸貧、而周副爲佳、齋爲善、若爾知也、是乃勒墨藏月、其中降經、引道爲正

道眞經之明証凡人之月則齋惟病人或旅人則限另日眞主欲爾人易不欲爾人難處爾全限爲爾須主爲爾人知感也制曰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欲也每年一月雞鳴而食星見而開一日之中省躬滌過齋之月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王不設朝不幸野齋之前必致意爾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齋二十九日而見月開矣齋竟三十日而未見月開矣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

齋爲善婦女行經或産後、宜後補乳婦畏傷
後補可也、誤破一日補一日、故破一日罰二
月、無能辨僕一人無僕食貧六十人、每麥二
斤、准此官斛三十六斛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衰老
維穀且罰且補、病旅至死、無罰無補、聖人曰
凡物有課、夫齋氣質之課也、齋非僅止食色
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
動塵思、舉止惟敬、語默惟恭○齋乃制嗜欲
以通神明之功也、自古聖帝明王、修身立徵

無不以齋為首功、其為法不同、而禮制必異耳、其原自阿丹降凡、受塵欲之染、聰明閉而天齊絕、哀禱久之、命下、月齋三日、而耳目豁神明通、遂以為制、其後歷代聖王皆沿之為省務滌還通神明之用、至母撒、以母哈蘭月之什日齋為常、其後聖復以什日齋為制爾撒之世、與主命以始默減月為制、爾撒亦遐教、生不守其制、提其輪轉必遇在炎暑酷寒、乃移齋于春和之時、自加齋二十日為罰

贖其齋五十日後人又以連齋五十日爲難乃敢派于十二月、每月齋數日爲輕易、總係私意爲功不遵主命聖訓之制、至吾聖初行教時、循舊規、以什日齋爲制、次後以月齋三日爲制、並是受命、以勒、黙、臧月齋爲制、則一切齋制皆革矣、從此勒、黙、臧月齋、永爲定制無改、○古者齋法不同、有過午一食、至明日過午乃食、有日夕一食、至明日日夕乃食、皆一晝夜一食而房幃絶不可近、齋之日不

容語言惟簡默對人遇事指點目視而已禽制味旦一飧入齋至日夕一飧開齋是一日二飧仍與平常等第早遲異候耳而夕則房幃無禁日則語言無禁似亦非高遠難行矣然而人尚有不能奉持者何哉經曰齋屬主主教之蓋謂本然無食色食色乃氣欲之私也能制氣欲自復本然若廢齋而不齋則是不能制氣欲者也任氣欲而遵夫命其人尚可稱正道乎故經中直斷無故不齋是可廢

見也、

始定天課制、開齋儀

捐課散財爲仁者之急務、而有力者受其責焉、總其所爲當散者有三等、曰財產之課、曰家事之課、曰人丁之課、財產之課、乃按其所有滿貫財貨捐四十分之一、按其田園所產果穀蔬瓜、捐十分之一、此則正課方云、則家或家事之課乃宰牲做古爾巴尼。詳見本卷末人丁之課、即開齋儀、此二者、謂之副課方云、無

直下也散者要之固也人能恒散則能恒聚與主保其財產之長安是故散則兇惑可保其財產做古爾巴尼可保其家事散開齋儀可保其人丁遵法者其報不爽量其所費而更有增益之玩法者其報亦不爽量其所省而亦必加倍減罰之天課制曰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于四什之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錢貨作銀租者如貨牛滿三十捐一

猴、四十捐一狽、六十捐二猴、八十捐二狽、餘如算、羊滿四十捐一羖、至一百二十一捐二羖、二百有一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百亦然、餘如算、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頭捐二羊、十五頭捐三羊、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捐一駝、餘如算、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生息者、則如是論、若喂養于家者、雖多無論、若係販賣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銀給之、蓋犢無課、有壯必捐、諸畜營運生息者、俱與貨物同、田園所產、抽其什一、鑛瞀所得、抽其五一、被貸自

揹負債無課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先親從疎、先近後遠、有餘人義庫、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開齋儀曰、凡有滿貫財物者、除散天課外、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

升給貧、給與開齋會禮之前、是日曉發之後、小麥半升、准大麥一升、或棗子、或葡萄一升、每升准官秤重七十二兩○凡教典言升、皆天方禮制之升也、升容四斤、斤四十銖、銖四錢有半、每斤爲一百八十錢、當準秤十八兩一升容七十二兩、半升則三十六兩也、然各地升有大小、穀有浮實、故禮法只以小麥爲宗、準每半升、準小麥三十六兩也、俗傳二十四兩爲一斤、半升爲四十八兩、悞矣、其悞在未識錢字之義也、天方言錢與中國言錢同、皆有二義

一圭分兩言者如十分為一錢十錢為一兩
是也一圭個數言者如一文錢千文錢百文
錢是也經文言每斤重二百四十個錢則是
圭個數言者也錢個各地輕重不一而均之
則只算每個重七分有奇仍約十八兩也以
個數之錢為分兩之錢此誤算之由也夫

○凡開齋及捐課開齋錢總以家常日食者

為佳、小麥大麥、黍稷、麻豆、或米或稻俱可、或

中以諸穀之價亦可、皆須準小麥三十六兩

門誼然後可

聖閏參食麥、啟麥、聖制也、他國
準以黍穀俱可若粟于荷荷多
國不以為常食則米可通行矣今江南
諸處一例以小麥價算錢分給亦善
少生立○方云爾一

十月

東歷九月

始定開齋會禮

德費爽兩

勒、默、臧、月齋既已次月爲少牲立月初一日、開齋、聖率百官士庶會禮于郊、謂之開齋會禮其制預設郊壇、是日晨、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咸着弁、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登壇、王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王公、庶士後于學士贊教申禮咸起立、面闕面拜、闕兒廟向也致意、四舉手、每舉大讚、獻頌、躬、叩、再叩、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閒出拜王登臺告諭申朋

眞主化成之恩、命人齋課之義、訓誡諸王臣庶勠政作德之務、訖出壇歸途、與路畏遠者聽之、有聖者在王不得僭聖、公不得僭王、無學不得僭有學、

凡入齋開齋、皆以見月為定、不比別月、別月乃已定者也、蓋今日朔、則明日為初一日也、若入齋開齋、則不論朔、只論見月、若雲蒙、不見月則儘足前月三十日、如聖人諭人、手掐、而邪月二十九日、尋月、見月則明日齋、不見

則儘足捨而邪月三十日、于第三十一日齋、少時立月亦然、如齋月二十九日晚月現則明日開齋、不見月則齋足三十日、于第三十一日開齋、雖然入齋之月、只以一人見則定、無論男婦良賤僕婢、開齋月必以二男子、公正良人、或一男二婦見、方定、四婦人見不准、二僕人見不准、慎之也、

是月始受命征伐、領三百人、督師向墨克古來氏以一千五百眾逆之、于百德里大敗厄卜折

害立爾體白儞白等殺坑其首逆二十四人。誅
强狠七十人。俘七十人。順教者三百餘人。餘皆
爲奴所。獲財物。均分與衆
齋月之十七日、眞主敕命征伐、凡忤聖叛道
不服教化者、聖蹟曰、是也惟予受命行教以
仁義、不以兵威、叉劍不選、何以克敵、命曰、爾
惟兢兢、予惟爾助、惟眞主與一切忍耐人俱、
聖乃受命、諭衆曰、維主命予、誅伐不道、予意
師先聖克爾衆願從征者錄名、整什、備裝、前

此未有征伐人皆無武備錄名者三百一十
二人、其中輸士二百三十六人、遷士七十七
人、劍八口、甲六副、駝七十頭馬二匹多士退
畏不出、或請勉勵退畏者聖人曰、未見陣先
退畏見陣其能前乎、不能幹功反致罪矣、或
請募兵聖人曰、以功利來者主上不喜、以既
不喜能致所喜乎、或曰、三百人可稱師乎、奈
甲八劍可稱兵乎聖人哂之曰愚矣、師出以
正也、師不以正、雖三百千人何足恃、師出以

正三百人猶多也、主相善人、汝善自能相助敎門、可以兵力爭乎、乃擇吉出師、留墨乞圖目子掌國、于沙哇立月上旬、主穆爾日、會集南郊、分列隊伍、聖誓師曰、維齋月日、眞主命予誅伐不道、古來氏爲衆惡魁、予故師先墨克第古來氏、盡屬姻族、怨之昔主、殺之儆人予惟求祈眞主宥其罪惡、轉其心志、俾明正道、自不予侮、覬覦其將爲我道之助、爾禁同風、天下可式矣、汝輩好聽吾令、各思善謀、美

言勸喻、俾其息凶心啟善念、汝輩以善言作兵、以柔言當器倡仁義、謝剛勇、對壘惟讓、始讓言、次讓財、三讓兵、三讓而彼不遜、然後以其不遜對之、彼殺我殺、彼止我止、戮其凶逆强猥、毋肆擄掠、毋貪財貨、毋辱婦女、其有陷中人、不尋已而從之出者、毋殺、毋俘、毋取其財、除認己土與不合謀者、二人罪魁也、任將擄殺無禁、嗚乎、輔衆選衆諸大小輩從主僕善人、錄善功、汝衆其實心行事、爲道出力者

有賞有位有身後福爲道而捐軀者遂昇天堂業妻蔭子世不絕尊鳴乎爾衆其共勉力于主道者誓畢復欲驗衆人之志曰今日之行爲教門不爲世法對彼只與言理不可語兵華恐逆徒恃強必欲厮併汝等未諳兵武奈何禰白克起對曰柔言美于強兵彼之不服自取天誅求主斷之歐壘爾起對曰至彼先與約不言兵退其武勇進其文才不妨雄辨問難務以理勝不勝者從之不從再行天

討、吾輩恃主、不恃兵也、米格大弟起、對曰、聖人舉主討逆、文即文、武即武、昔者毋撒之徒、對毋撒曰、聖有主也、請聖代主征戰、吾輩守國、今我弟子輩不然、第曰、聖有主也、請聖奉主征伐、吾輩協聖成功、皆奉主命、主豈有不助、吾輩毫無懼也、聖人曰、鄉者汝輩曾與彼約罷克之禍不到、然底納然底納不容禍罷克奈何賽爾弟、下尼墨阿子起曰、聖無慮也、弟子乃聖之足、此聖足所至、吾輩至之、與

以正道教人、吾輩以正道從事、赴湯蹈火、不
辭也、戰場是吾輩遊樂之地、一鬪厮殺、眼目
俱蒐、覔見佬敵耶、天差至彼、不必與言、求主
祖助、精兵子斷殺也、聖人愁然曰、吁、爾輩其
忘吾平與主捐軀、各成爾志也、離城五里下
寨宿、一宵北井頭、時聖女盧靚棄病、歐思茫
天、留歐思茫看視、明日師行、先差細作往
探、素來氏消息、時額卜蘇福揚領衆古來氏
商賈、正從沙牧歸來、駝馬貨財計百萬金、途

聞聖兵出默底納、向墨克大恐、急差總使丁名曉號墨克、報信致古來氏、緊守城池、速調傳令持兵來、保護財貨、不則古來氏之富、有、將為穆人所有矣、城人聞報大驚、曰不料抵兒、今日為古、來氏之難也、時厄卜折害勒掌國、急傳合城軍民士庶、凡有才能壯實者、悉出對敵、得一千四百五十人、以五百人往護蘇稱揚財貨、以九百五十人逆穆師于百德里、百德里井名古書上亦德爾所開也、故名為墨克一大貿場一歲一聚千里之

外之人、皆以時赴赴交易、駝轉輸、無物不有、列市三日、以爾體白爾自不合感喇哈欽、以恩哈格爾巴士等二十餘人、爲將軍、頭目、閏穆爾已到百德里、離五里下營、亦距百德里五里下營、聖差使致書、與市、蒙、氏、円、真主欽差、參孛黙德書致故國親大、六、平、氏、貴、官十人、予奉真主明命倡明正王、馬、余、毘、端、自受命以來、宵旰勤勞、不遑寢食、爲生民計、第順者少、逆者多、二氏喪讒、使我親族不睦、子禦強狠而無力、惟避禍之

暇、故潛逃異域、建國于黙底納、今奉眞主明命、討逆誅强、出征四方、竊惟墨克乃吾根本之國、古、來、氏、乃我世出之門、必先合義連衡、共致天下、歸正道之當遵、邪言之當息、諸公世篤王家、皆尊正覺、不應自昧眞良、更不應爲二氏侮也、直言、瀆聽、即付回音、吾其停車以待、厄卜折害覽書、大怒曰、孰我叔、臧祖父而從爾姪耶、遂回書曰、師旣出、必決一戰、然後議、聖復書曰、兵非善器、未可輕試、戰陣之

際、無父子兄弟也、吾奉命征討、順吾者自身財俱保、逆吾者亡身家俱喪、吾不忍宗族骨肉、棄置溝壑、故苦言勸諭、以歸舊好、兩世榮顯也、諸公抑知吾實不爲誅殺來乎、所携三百餘人、皆傳經訓道之士、并非披甲執兵之人、問汝衆皆國而出、而吾不之遜避者、不畏死也、蘇福揚擁百萬之富、吾不行刼取者、不貪財也、所爲者、扶持正道、改正人心而已矣、若汝輩執懸、必欲試兵、則予執一挺、何捷遊

衆無畏也、幸望早決行止、毋致臨時跌足、廳卜折害覽畢、曰、咄、汝不畏、吾何畏、必決一戰、使回述其言、聖人嘆曰、傀儡不知死活也、恃血氣、抗道德、是自取天誅也、命衆士緊守營幅、防其奸詭、俄巡哨獲二人至、命解入、問曰、汝何人、對曰、古來氏營運水人、曰、古來氏多少兵、對曰、不知、曰、一日運幾駝水、對曰、一日九駝、一日十駝、聖人曰、九十之間、乃九百五十人也、頭目何人、對曰、主帥厄卜折害立擲

爭爾體白飾白不合忒喇等二十餘人曰誰
為謀士對曰朱手得某某忒爾薩某某聖人
頭謂衆曰罪克人之肝葉拋棄與汝等矣聖
命解納縱之遷士直納卜進計曰古來氏來
百德里井頭取水必彼地之水也吾兵當再
進數里下營于百德里占住井頭使彼無水
勢必先亂矣聖善之進營百德里飲其水甘
美異常曰此水可載之行遠因命造運水器
親授製法巧出人思不廢擔抬力一人可運

數千斤色爾弟請命造高臺于營前恐古來以必欲鬪戰聖坐臺上觀兵時古營連遭太雨泥濘不堪行襲器物俱置駝馬上人畜皆病聖營獨無雨上下平安時蘇福揚將衆商貨移于海岸地名避穆兵將五百護財兵發往營助戰并差人探爾庫消息聞聖爾次書意甚美曰此古來氏之福也急持書與厄卜折害曰原爲保財而出財無恙可回兵矣穆罕默德神通法力爾衆非其敵也厄卜折害

答書曰彼以一梃恩撻萬衆吾以千梃反畏、彼耶蘇富揚覽書驚曰若是則古來氏休矣、急離商貨見厄卜折害曰故遑干戈天所不佑何任私忿使民塗炭也折害曰遵命竟不與戰但要到百德里井頭住三日殺駝宰馬飲酒作樂使穆人知吾之無畏而彼畏我走自退去方已蘇福揚曰彼竟不退奈何曰死併而已蘇福揚嘆曰衆人有禍君之過也不辭而去厄黑法什謂則合爾二十餘頭目中之二三也曰

吾輩來此為保財也、財無事、當歸矣、二人亦
去、尼卜折害見衆心離異、自亦躊躇、第不知
穆占果有多少兵、具有無問于渥合卜子、二
木兒、兒使展喜往探之、喜精算數、識氣象、歸
曰、來不過三百人、並無兵甲、亦無伏兵、折害欣
然曰、不足殺也、展喜私與二木兒曰、未可戰
也、穆兵雖少而氣象甚雄、吾軍有殺氣不利
也、二木兒以告哈銕鈌、告爾體白、白曰、吾亦
久覘知之、奈尼卜折害不捨、何汝宜往說之

但令搶戰同兵合城沽益天下咸稱君德、臨欽遜之厄、卜折害、折害大怒曰、自無人使使爾爾綜言、言此、召爾體自責之曰、畏縮之徒不堪為將、乃命阿密爾掌將旗、誡曰、汝胞弟歐買爾為擄人殺、不思報仇耶、阿密爾領命痛哭而出、門呼兒弟歐買爾、吾今得為汝報仇矣、子(歐買爾被哈哲氏子殺于色里葉鎮)爾體自見之、殊自慚愧、因思自己亦曾受辱、被歐默爾刳目、幸存一目、不趁今日報仇、更得何日、仍願從征、取

架盛哉之頭大派合者乃以布纏頭而出抵
割復誓衆曰大丈夫枕戈折劍喪沙場畏縮
退避自咸威風可愧也只明日與穆一戰便
見勝負吾勝必拿穆罕默德斬草除根天下
安閒矣如不勝只將吾頭送去汝輩亦安矣
遂下書明日決戰聖人諭來使曰汝歸語汝
主將行教門易于戰殺也使對曰主將嘗言
臉面大于教門今日之戰爲臉面不爲教門
也畢命遂之曰首領不戒羣從之禍也復戒

衆士曰、若逆兵冲殺漫至、吾人只以亂箭射佳、不可與殺、待其先殺我人、然後殺之、次日古、分兵三隊出、穆兵亦以三隊應之、古、兵烏合無紀、亂奔攻殺、箭射不住、徐澤爾里率穆兵、反攻、穆兵皆布衣執槌、色爾第米格大第畢衆悍彩、執劍當先、所向無敵、古兵大敗、折其大將、篩白濼里德爾懃白亦死、聖與補白克坐高臺、見殺傷甚慘、命收軍、厄卜折害酣戰、聖命却之、次日折害復來討戰、聖命勿戀

待命三日、古兵弓來誘敵、聖命軍士諭以善言、順則身國俱保、兩世榮福、至第四日、折害領兵來辱罵討戰、聖命韓澤爾里率衆對之、古兵復敗、擒獲數百人、聖坐臺上、見折害乘馬往來冲突、四處救援、不濟、大呼曰、但殺了穆罕默、吾全軍皆喪、無怨也、聖人嘆曰、衆人何輩、取土灑之、曰、醜哉、折害以衣裹頭亂竄歸營、穆兵各以擒獲來臺下獻功、聖命錄之、待擒獲厄卜折害、然後論賞、明日古兵復來、

聖命勿對待命三日諭以善言古兵願順者半不敢明言但自指其心胸示信穆罕能士並薰之于第四日古兵至聖命由兵以擒送厄卜折害爲功其餘無賞衆將士俱奔中營[illegible][illegible]厄卜折害不在中營易卜尼默思歐第[illegible][illegible]遂見野園二童子執一人卧地以劍亂砍急趨視之乃聖阿子與教福兒弟皆幼童也挾厄卜折害于地互以劍砍折害腿折易卜尼遂掣劍斬其首攜二童獻于聖聖見之

愕然曰、此主仇也、命並其尸懸竿號令、曰此
令日之費而傲也餘軍俱降逃者數人而已、
査點將士、轎士歐杯德遷士歐貿立二人陣
亡、聖傷感流涕、覓其尸葬之、次日諭各將士、
將擒獲古兵、解赴營前、先拔名數錄功、次各
問其願順願殺、願爲俘、爲奴、並許贖、順者三
百人、殺七十人、俘七十人、餘皆爲奴、許贖之
價、多寡不一、自銀錢一千至四千、諒其貧富
貴賤、其有文人學士、隨營、不與戰、亦不與謀、

既獲而不願從教者、命工職事不奴、其有哈申人、不殺、不俘、不奴、聽其願順、願還墨克、願者過半、除爾巴士監候、其罪魁也、無赦、其有文武頭目、及二氏主謀人、另行解至問古來、氏、頭目、曰、汝等皆能征慣戰人也、不知天命、徒恃凶勇、吾人以柔挺、勝汝之强兵、亦當知有天命矣、對曰、吾人近遵佛法、不曉甚天命、聖人曰、汝所遵者、為中國佛、譯地佛、對曰、不知孰為中國佛、譯地佛、聖人曰、中國聖人、中

國人設像拜之、爲中國佛、譯地聖人、譯地人設像拜之、爲譯地佛、對曰、二氏之人、各佛其佛、吾輩則併譯地之佛、而皆奉之、聖人曰、居中國、而奉譯地之佛、是爲祖宗別氏、君主篡竊、賊子亂臣也、罪何容誅、復問二氏人、曰、汝等皆尊前輩聖人、經書、知天命者也、皆于古經備識吾之出跡、又親見吾之徵驗、汝等輿同人、又嘗道吾之受命非僞、而何不順吾教、且助異端爲逆耶、二氏垂首無對、聖須天經

曰爾輩以假蒙眞乎抑爾讀經而不解乎噫爾輩欲爭首座而不屑也衆哀泣曰求釋放還國勸諸同人來順教聖人曰汝輩何不先順順乃釋對曰恐衆見吾先順反不從也聖人哂之曰爾愚所不敎言者汝輩言之矣汝輩知之乎吾之出師正爲汝輩也汝輩學者也一言可以安民定國汝輩行孰敢不行汝輩不行孰敢行當吾居壘克立教之初若汝輩以良心公論吾之道眞吾之教正曉諭衆

人、願從則從、不願則各安其素、不以强欺弱、不以勢凌孤、使愚衆不逞凶、吾亦不致逃竄他國、而有今日也、乃以私臆道德蠱惑愚民、口舌干戈、撒翻世界、今日到此、無言對我、又有何顏歸國、吾所攜來刀劍甚少、不足殺汝多衆、命將其文武頭目、及二氏學者、共二十四人、投那乎市井中、以土石塡之、或進曰、其中有朱乎、得善占卜、宜留之、聖人曰、遂尼雅立遺經尚存、吾人不習也、習之何所不精、而

留此逆種也、忽其中一人仰天大哭呼天主救我、且曰、可惜吾六十年苦學、喪于此那聖聞其呼天主、急命止之、問其何學、對曰、星曆測算、更能製造通天儀器、聖人曰、此技藝也、復問從何教、對曰爾撒教、曰汝以爾撒爲聖乎爲主乎、其人不言、聖人曰、若以爲聖人猶不失爲先聖教生、若以爲主、則邪黨也、拜像之徒也、雖有學何足惜、悉命坑之、將擄獲財物軍器駝馬、均分與衆、其各人所獲、所俘各

人執之、聖自留一劍、一騾、曰、此此劍乃吾家先世之遺寶也、此騾與吾昔登胥之騾絕似是以留之、將厄卜折害所有盡賞殺厄卜折害之二童、易卜尼黙思歐弟、不認功、不受賞、曰、諒我力不能殺彼也、畢喇勒殺古兵先鋒梟其業亦不認功、不受賞、曰吾爲私仇殺之也、其買渠在縣克曾羅我熱砂中、以石壓之、幾死、迺我叛教、弟子但云主一也、聖真也、得旁人救之、今已爲某輔士之俘矣、弟子見而殺

之、仍照償某之血、聖人曰無須償矣但賞某之功差人報捷與黙底納及各屬國（）聖姑媽阿體克得哥夢于聖出黙底納與蘇福揚樣人報信墨克之前三日夢一人乘駝立彌爭山大聲呼曰哪墨克人速備速備三日禍至、俊覺其人立克爾白上大聲呼曰速起速起、三日送死、倏又覺其人立格比士山大呼曰、哪厄來氏速走速走三日授首忽以巨石自山頭擲下至麓粉碎濺于墨克城內家各

一塊覺來告于弟爾巴士士曰、隱之、隱之、將必有大事也、士與遲里得善、私語之、得告于父爾體白、由是倡揚、厄卜折害聞之、曰婦言卯可信、婦亦爲聖耶、詰于爾巴士士、諱言之、折害曰既不樂從本家男子爲聖、又豈樂從本家婦人爲聖、今當合衆攻之、治其妖言惑衆之罪、彼言三日、今過三日矣、爾巴士士慰之曰盍往戕之、子與吾偕、折害與之攜手出、忽見一人馳馹入城、大呼曰禍事至矣、古來氏

人速出救之、穆罕默德與師來、埜克蘇福揚之財貨幾爲穆兵刼矣、折者大驚曰、果然不意孤兒今日爲古來氏難也、遂諭衆整兵迎救、

爾巴土順

克敵之夜、聖聞哀泣聲、不成寐、問之、報曰、爾巴土俘縛捕、聖憐之、命解縛、晨起取爾巴土、問曰、汝何願、俘曰、有人教我、未見其人、聖人曰、汝原忠直、不假阿從、何今助逆倡惡耶、爾

盡贖爾罪爾子爾孫、士曰吾在墨克巳順教矣、人逼我來也、聖人曰、此言果真、必有後福、苐爾明逆天討、不容恕也、士曰俘主巳取我赤金四十錠、可當贖價、聖人曰擄掠不可以當贖、士曰、別無財矣、聖曰、有也、汝出兵時、屬爾婦五分之財、未動也、其先爾巳士本誠恪君子、家貲頗富、不肯出兵、因衆逼不得巳而出也、不則其貲財爲衆所有矣、亟取赤金四十錠（錠三兩）懷之、屬妻曰、設我不歸、可將吾財

五分之四子每得一分汝自得一分此言勿洩亦勿語諸子恐致先亂也至是聞聖人道出大驚曰真聖人也心與天通見與神明難能逃其察願以全家順教家財盡輸于主道乞釋還國歸結焉

班師

嘗旨既畢回師中途數俘作亂殺之一俘乞曰有女願進贖罪聖命取至目尤物也並殺之師還黙底納官民悉出迎接至聖府次紹

入謁稱賀畢乞圖目子繳掌國箭進曰秉覬堅克歸乎、聖人曰命未下也、諭衆士善待俘虜、不可毀傷、所得贏財、贏財擄掠分賞也諒輸多寡各給與親族知交、隣里貧困者、召歐杯德歐買泣、二人妻子至、各給田園、支月俸寧家、子孫世襲父職

辭、卜立阿速納贖聖女宰納卜還

阿速聖之長婿、宰納卜之夫也、宰納卜行聖人之教、阿速附逆黨遭俘、不敢名、至是始覺

報聖、聖曰順則已、不順則納贖還吾女、不肯
教、不爲婚也、阿速願納贖、還女使使墨克取
贖價、宰納卜以金釧付使、至默底納、墨見釧
不禁傷感、淚下、釧乃故后赫底徹物、而遺與
宰納卜者也、還其釧、許其贖、釋之、差遣士某
押阿速還、墨克取女宰納卜、還默底納、于是
夫婦離異、阿速念宰納卜之賢、誓不再娶、墨
納卜亦誓不改適、兩鰥六載、後至開墨克阿
速順教、與宰納卜重婚、

聖女盧軌業卒

先是聖出師時、盧軌業病、留歇思茫視之、歸師時卽聞盧軌業訃、至黙底納業已葬矣、聖率衆士遊墳拥塚祝告悲泣過常

遊商厄卜勒害卜死

蘇福揚在海岸、聞古來氏兵全折穆罕黙德旋師、嘆曰古來氏自取禍也、遂驅商貨歸墨克、聞爾巴士自穆軍逃回、往問焉、値厄卜勒害亦至、問其兩軍勝敗之由、蘇福揚曰、此出

雞白、才對陣、我軍即後却、穆人皆執械無力劍而吾軍之頭亂落、遂見盈空漫野皆魁偉壯士白袍白甲乘白馬、飛空而戰、劍指處人頭即落、疑必神助也、不則妖法也、爾巴士侍者曰、嘻此神兵也、穆聖之敎眞、眞主助之也危卜勿害、惡其言、奮起毆之、侍者不勝力、爾巴士婦執棒擊勿害頭損、歸家七日死、時爾巴士全家巳入聖敎、但隱而不言、恐遭衆禍也、覩卜勿害病危、盡截所有棄家、潜向黙底

納報與聖人次日信至勒害死聖以手加額曰感謝主恩古來氏祿柱絕矣命爾巴士釋其僕賞其功免爾巴士本身及子姪之贖價並選其初掠之金旋賞其僕以因僕得福也折害勒害皆神勇無敵士也而一死于童子手一死于婦人手勇力之不足恃也如此亦叛道傷族欺弱凌孤之報云

歐泥爾拔順

歐泥爾乃遜合卜之子初爲古來氏逆黨之

魁曾毀辱聖人閼百德里之敗其子遭俘虜
來氏貴官大人俱為坑殺、大憤不平、語鎖伏
涯曰、吾人堂堂王冑、被辱如此、苟不因家眷
累重負債纍纍、必捨身往彼刺殺穆罕默德
為衆雪恨也、鎖伏涯曰、果然難生于世矣、古
來氏用兵無謀、二氏之人講道迂濶、皆莫能
成大事、穆罕默德、一孫兒來此、墨克之金椹
全折、眼見再無人能復其仇也、歐渾爾惱怒
起曰、子懦矣、只吾一人便能直趨默底納、敢

穆罕默德之首來獻君前鎖伏注喜曰君若果應此言吾願保爾之家討債負歐浼爾躍起披軟甲懷利劍乘騾而出徑奔默底納至聖門時聖人坐堂上方與弟子講學忽呼歐浼爾曰友人來矣速出迎之歐出見歐浼爾與之曰伊人也提領而入聖命放之歐浼爾跪堦下視聖中坐仁德之容門人侍衛威儀之象先自悚怯不自由匍匐下拜聖人問曰爾何自來對曰罍克何爲來對曰爲親俘盜

吾多眾親族被俘、吾之子亦俘、聖曰、何爲服甲懷劍、對曰、旅行護身耳、曰、爾實說何爲而來、對曰、實爲親俘來、聖命斬之、厥渾爾哼曰、旅人無罪、聖人曰、以汝謬也、厥渾爾曰、何謬詰、曰、汝與鐘伏達謀來殺我也、吾受命于上佈敎正道、靖除邪學、豈宵小所能爲計、而汝以謬來設我耶、厥渾爾大駭、曰、眞聖人也、神明隱見、早破吾謀矣、遂五體投地、泣曰、眞主欽差、赦我愚蒙、初吾不知、偶起惡念、今也卿

逆、情願投順、輔聖殺逆、將功折罪、吾聖至仁至慈、聖命誦清真言釋之、收其甲劍、即從歐羅巴習禮誦經、還其子、鎖伏洼在墨克嘗語人曰、百德里之仇將復矣、迄聞歐逸爾順、驚曰孤兒如此、伏人耶、以如此智勇、而亦順、則古來氏休矣、歐逸爾武勇絕倫、聰明罕匹、稍習經學、即能辨難、請命回墨克償債、取眷屬并說親友來順、聖許之、贈多金帛、諒其費、歐逸爾回墨克、任所欲行、無敢阻者、不半月、還

默底納居焉由是順教而選默底納者數十人順教而仍居墨克隱奉教禮者數百人皆錄名遁闊于聖人聖人喜因厚待歐涗爾柰乎得婦譏聖歐涗爾殺之

默底納有名媛曰二木娜詩才冠世為衆羨得婦冠衆名士多游于其門嘗結詩會一日以譏聖為題盡毁聖教并毁聖門之羣弟子也歐涗爾聞殺之報于聖人聖人曰毁教者固當殺若教而後殺可也二羊相觸其能

絕于後報乎

革朋友受家財法

初選縣底納時、有朋友連盟、互受家財之命、至此革之、因彼時初選人無親屬、迄百德里征後、降順者衆、各人皆有親屬矣、

是時法爾西寇魯密、魯密師擊之大敗還、先是為聖八年、法爾西王啟思喇以兵侵魯密、為魯密師敗、立伏而羊羊原啟思臣也、投魯密、魯密即以羊坐啟思王位、啟思王子虎

士老謀殺罕復國、欲報父仇、養精蓄銳、至是復侵魯容、魯容以師擊之、復大敗、夜遁還、穆人以一月而兩勝、大相慶幸。或曰、此時魯容尚天主教、回、魯容人遵爾撒之教、讀引支勒經、猶古正教也、與吾人有一面相合、其勝猶吾人勝也、法而西人信佛拜像、與吾人全相反、則吾人之仇國也、聞敗書之、亦志喜也、

埃尼閼兒亂克之奴其首、縱其衆、俘其強狠收

其甲兵沒其財産以五分之一留公餘均分與衆

改尾閭乃黙底納之巨鎭、民極豪富、而尚文習武、戶不乏人、俗喜闘有一弱者、即爲通鎭恥、有特勝者、即舉爲壓鎭守官、雖王國莫能治之、行未乎得教聖甫遷黙底納、互相通問第不順教、而心敬聖人、因久知聖爲末世大成至聖也、彼時即與聖人約、不犯聖教、不助寇、設有寇至、協同勦之、迄聖出師畢克、不募

兵、不請協惡之、及聞聖大勝歸來、愈懷疾忌
嘗曰、古來氏無能輩也、何以一千五百壯軍
喪于三百丈人手、若與吾人戰、則見戰法矣
或以報于聖人、聖人嗔之曰、汝輩還有耳也、
部如此之言、還有耳聽他也、已、而人心爭勝、波瀾日興、際
尼閣人、竟壞初約、欲與聖戰、聖集諸首約者、
悉諭曰、當初吾與汝輩爲盟約、因汝輩是毋
撒教生、與吾同處一家、同爲拜主畏主者也、
毋撒是主差于前輩者、吾是主差于後輩者、
汝輩不順我、亦不畏主耶、乃欲與主差爭勝、

負恥、首約者赧然謝罪歸、誠其衆不許開戰衆曰君被戮矣抑受賄耶彼居吾地數負重人有忘憤者能忍之乎堅志欲戰聖復召道約者、不至聖乃遺書曰晉客戰勝法而西吾人豈因晉客為敬主畏主之人也凡敬主畏主者天下一家况爾我同國同義且有當初之約耶人雖醜虜野裔莫不以背約為恥况處中土行聖人之教日夕奉主之人忍為背約耶抱侁懷恨之矣藉勸諭即可解釋爾我

毫無仇恨特以爭勝試兵耶吾以三百文人行教聖克古來氏恃强以傾國之兵逆吾其事可鑑矣諸公當勸喻群衆安分守心各治生業令其舊好享樂無極若任狂肆欲必遭王怒後悔無及也改尼閣得書文人皆欲息武夫仍欲藉茲怒曰以吾比古來氏人耶古來氏烏合無紀不曉兵法是以取敗吾今必欲一試怯則讓國聖乃親出喻其衆曰吾勸爾以善爾激吾以戰何謂也兵其可輕試乎

衆曰、如爾勝吾人、盡從爾教、如我勝、聽爾所處、亦不去爾國、若不戰、則請讓國、聖人曰、道勝不以力也、衆曰、今日之戰、不爲道也、惟天保佑善人、願請試之、其道自見、聖人不得已乃命士出郭、對壘于郊、聖自登高玩其營陣、嘆曰、果然兵强器利、惜乎不經殺也、諭衆士不可與戰、只堅守吾營、斷其水糧、其凶心自息、越十五日、敗兵飢食自亂、拚死殺來、聖兵一鼓擒之、不漏一卒、解到聖營、聖諭曰、惟天

保佑善人信矣子俱當順教矣衆曰吾尚未戰也聖人曰强項直脖汝二氏人也將其首逆背盟者盡入爲奴没其財產其恃勇鬬狠者四百人爲俘不許贖餘皆釋放盡收其軍器得紅黑甲一百副駝馬千頭什物無算

始定贏財五一之例贏財方云額你黙

凡不以營藝所得之財俱謂之曰贏財如鐵器所得擄掠所獲官家之發奴没產所收之財物皆是除家財不作贏財論聖教勑行凡

各人所得之贏財、即係各人已物、聽各人贈給親友、多寡無論、至此則定例、凡有所得贏財、欵以取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官亦給貧也、永爲定制。

十二月（亞立后者。卽西曆十一月。）始定禋祀會禮（即今宰牲節）禋祀者、祭已爲禮、以希臨格于眞主也。系于之大事、大嘗禮也、會集于郊也、宰牲也。自天子至于庶人、一體遵之、一歲一次、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父子不相代、夫妻不

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婦女無贈禮不集于郊先期備牲牲用騂牛羊三頭上戶以騂中戶以牛下戶以羊羊一人千有人號同牛大祀三日祀于初日至善有故則二日三日俱可其制先于南郊設壇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齋戒沐浴盛服佩香着弁服巾王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之登壇王首班公後之學士後于王公庶民後于學士贊教中禮咸起立面闕而拜致意四舉手毎

舉大讚獻頌躬叩再叩起立獻頌三舉手躬
叩再叩跪坐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闢出拜
主登壇告諭祀會之禮宰牲之意畢出壇望
祥○禮祀古禮也歷代儀制不同今則爲定
禮夾久不更禮祀之禮自阿冊始歷代因之天下行之弟儀制不同異地則
則異時則或春而其所主敬者在諸家又各百所歸日天日地曰神曰佛曰天地上下神義昔失其本義交惟備者曰禮祀與諸祭祀下同祭祀川于天地山川河瀆惟禋祀則獨子吳天上帝也其說近是乃于以禋祀二字釋天方古而邪之文蓋取諸此意云爾○六昔賦曰禮音因精意以享也又潔祀也从示从西从上示古祇字敬也蓋西土敬事上帝

之礎也禮行于巳時故祀字从示从巳據此數意祀二字皆有合于古而邪之義學者其勿以少見而皆議也

○上古用牲、不用宰、只用綑縛而獸于山巔或曠野聽天降火焚之以驗准否、不焚則是不准也、賢智者不准即慎修厥躬以自克愆、不肖者不准則巧偽飾詐以自蓋故有預置柴薪于牲下、伏火以自焚者、陋端多矣、至中古始易以宰割、宰必於其所鍾愛者所鍾愛者何物、則以何者宰之、如易卜剌欣鍾愛幼

子易司馬儀即以幼子祀、寘主鑒其誠懇、俞以羊易之、子得不宰、而聖之誠惻見矣、聖祖二下篤穆訖吏部、顧以第十子祀、已而准以百姓贖之、而子亦得不宰、則其誠惻又見矣、然此皆上古大聖高賢、奉若主命、而割絕世愛、其精誠之感格、直達於無聲無臭之表、故人苟思無誠心耳、誠則何所不動耶、若夫擁千百之富、不捨一牛一羊、而何復云敬主事主哉、其重財而輕主也甚矣、

武爾薩教首烏買兒死

武爾薩教名、乃以爾撒聖人爲主者、亦如佛氏、拜像、禮讖、烏買兒其教首也、博古多學、尤精于象數辨難、居黙底納之鄕、而西極北帶之人、多就學焉、獨不拜像、嘗曰、吾之子女、吾之所生也、吾不拜、吾所塑所繪、而何拜之、拜土木、是人不如土木也、或詰之、曰、師不拜像、率人拜之、何也、曰、衆人之道、止于像也、舍像無所歸矣、吾之道、非像能礙也、或問穆罕黙

德之教何如、自稱天差、果天差乎、自不虛也、古經載其人、驗其事、其教明、其道正、將來天下皆歸于此一教也、或曰、何不從其教、曰待驗實則從之、言際、目赤而色變、或告之聖人、聖使弟子召之、不至、賦聖教頌一章、凡二千言、極盡褒美、進聖、聖覽竟、曰、此人口是心非也、是月死、聖人嘆曰、碩果不食、至于敗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二十終